

ONE HUNDRED OF
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西线无战事

(德) 雷马克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西线无战事

[德] 雷马克 著
郭智蓝 译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郭媛媛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石宗宾主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

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

ISBN 7-104-01558-2/I·636

定价

¥15.00



前 言

【内容梗概】

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。作者让主人公保罗自述自己和战友的战争经历，着重描绘战争的残酷和恐怖，控诉惨无人道的世界：

我和克罗普、米勒、勒尔是同学，在沙文主义的宣传煽动下，毅然报名当了志愿兵，决心“保卫祖国，保卫人民的幸福”。在部队，我们与恰登、海伊、德特林、斯坦尼斯劳斯四位士兵结为好友。

前些天，我们全连 150 人开到前线，不料遭到敌军炮火袭击，损失十分惨重，生还的只有一半多人。我们被迫撤回营地。我们这些“钢铁青年”，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，感觉到了死亡的恐惧。

根据命令，我们去前沿构筑堑壕工事。我们把一个个铁桩结实实地打进地里，然后缚上带刺的铁丝网。敌人不断对我们进行炮击，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，到处可以听见可怕的悲叹、呻吟和哀号声，士兵的断肢残骸遍野，我也险些在炮火下丧命。敌人的毒气弹也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。接着，我们开始过战壕生活：饥饿，寒冷，消灭身上几百个虱子，驱赶成群的老鼠，诅咒“该死的卑鄙的战争”，担心一块弹片会突然穿透



西线无战事

自己的脑袋……谣传要叫我们发动进攻，我们提前向前沿阵地开拔。大地在炮火下震颤着，新兵吓得呜呜咽咽哭号。我们进攻，被击退，随即又反扑。拉锯式的战斗使我们精疲力竭，意志全无，同时也使我们变得疯狂似地野蛮和愤怒。我们要杀戮，因为“要是我们不去消灭他们，他们就会来消灭我们”。“我身旁有个一等兵的脑袋被打落了，还跑了好几步，鲜血像泉水般从颈根里喷出来。”我们“一铁锹抡下去，把一个法国兵的脸劈开了”。我们看见有的人还活着，而他们的头盖骨已经给炸开了，有的人两只脚已被炸断还在奔跑，有的人没有嘴、没有下巴、没有脸孔，有的人双手捧着突出的肠子跑向急救所，每一公尺土地上都躺着一个死人。到脱离战斗时，一个连只剩 32 人了。

我们调防来到后方一所野战兵站。在这儿我们吃得好，还可以好好休息。美女广告吸引着我们。我们去虱站搞掉身上一点虱子。我们去运河游泳，看见河对岸有饿得发疯的法国姑娘。晚上，我们带上面包、香肠、饮料，偷偷泅水过去，与她们玩乐。在兵站期间，我获准回家休假。我拿着钢盔和步枪回到家，“想笑一笑，说句话，可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，所以我只好站在梯级上，又悲愁，又困惑，不由得一阵剧烈的痉挛，而且不由自主，泪珠儿扑簌簌从我腮帮上滚落下来。”我觉得自己与家庭、今日与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，家乡对我来说成了一个陌生的世界。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。我的房间依旧，可我如今却没精打采、悲愁悒郁地坐在里面，如同一个判了罪的人。休假后，营地让我暂时看管俄国战俘，他们也是被迫打仗的。

我返回团队后，战友们已被改编成突击师。我们这些“钢



铁青年”和“无敌英雄”还荣膺了铁十字勋章。我们重新上了前线。我们被组成一个巡逻队去侦察敌方阵地。我第一次担任巡逻侦察，十分恐惧。我匍匐前进，遇到一个战友，看着他受伤后活活死去。侦察任务结束后，我和克罗普、米勒、勒尔、恰登、德特林、斯坦尼斯劳斯领命守卫一个村子，特别要保护好那儿的军粮库。海伊在这之前已经牺牲。敌人发现了我们，对我们进行炮轰。粮库被炸开了。米勒和勒尔中弹身亡。此后，在撤离这个村子时，我和克罗普受了伤。在医院，他病情恶化，一条腿被截掉了。一批批的伤员运到医院来，惨不忍睹。我手术康复后又回团队，重新上了前线。德特林开小差被战地宪兵逮住，后来再也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。米勒也死了，“有人对准他的肚子近距离打了一发信号弹”。斯坦尼斯劳斯受伤后，我背他去医院途中又被飞来的弹片击中，他也死了。

1918年10月，“我”保罗阵亡。“那一天，整个战线是那么沉寂和那么宁静，战报上仅仅用一句话来概括：西线无战事。”

【作者介绍】

埃里希·马里亚·雷马克（Erich Maria Remarque，1898—1970），德国现代著名小说家，生于下萨克森州的奥斯纳布吕克市，父亲是装订工。青少年时期在天主教会学校念书。18岁那年应征入伍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曾几次负伤。战后作过农村小学教员、商人、石匠，此后在汉诺威一家轮胎公司当质量检验员。1925年起，成为《大陆回声报》的新闻记者，后为该报主编。1928年后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工作。纳粹统



西线无战事

治时期，他的作品被烧毁，国籍被剥夺。1939年流亡美国，1947年加入美国国籍。后来生活在瑞士，1970年9月25日病逝于瑞士的洛迦诺。

雷马克1967年获得联邦大十字勋章。他的早期作品文学价值不大。小说《西线无战事》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，这部作品确立了他在德国和世界文学中的特殊地位。此后的重要作品，《归来》（1931）是《西线无战事》的续篇，主要描述从战争中回来的人的命运；《黑色方尖碑》（1956）主要描写通货膨胀年代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与事；《里斯本之夜》（1964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为背景，深刻揭露了纳粹德国的法西斯暴行，表达了作者对纳粹法西斯的深仇大恨和对祖国、对人民的深情热爱。作者一生共创作11部长篇小说。从他的作品，读者不难看出，他憎恨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，蔑视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，维护人的永恒价值；在文学创作上他受到“新实际主义”、“表现主义美学”和德国古典文学作品传统的影响。

【遭禁经过】

《西线无战事》在很大程度上是部自传体小说。作者让主人公“我”述说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实。内容异乎寻常的真实，加之淋漓尽致的描写，充分暴露了战争的恐怖与残酷。在作者笔下，受沙文主义煽动奔赴前线的“钢铁战士”既没有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，更没有“保卫祖国”的崇高行动。他们充其量是消灭老鼠与虱子、用军粮换取占领区女人的情爱、为了不被杀死而去杀人的“英雄”。“他们



即使逃过了炮弹，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。”

作者由于这样控诉了罪恶的战争，戳穿了纳粹的“英雄”神话，于是成了纳粹党徒的迫害对象。1931年，他的性命遭到纳粹党徒的威胁，他被迫离开祖国去了瑞士，1938年他的德国国籍被褫夺。他流亡国外后，他的妹妹埃尔芙莉德还在德国柏林，纳粹分子诬控她不相信德国会取胜，于1943年被判处死刑。小说《西线无战事》则遭到被禁被焚的厄运。1930年，美国根据《西线无战事》改编拍摄的电影准备在德国首都柏林上映，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唆使自己的党徒去影剧院进行捣乱破坏，禁止放映。1931年，《西线无战事》被列入纳粹的“放逐单”，即“黑名单”；1933年4月26日，这部小说又上了纳粹党的“褐名单”，成了典型的被禁书之一。1933年5月10日，纳粹分子开始在柏林焚烧被禁的书，他们一边把禁书抛向熊熊大火，一边喊着“焚烧格言”。纳粹分子给雷马克的作品写的“焚烧格言”是：“反对在文学上背叛世界大战中的士兵，为了本着真实精神教育人民，我把埃里希·马里亚·雷马克的作品扔到大火里！”

除了纳粹党的禁与焚，还有些文人恶意诋毁和谩骂雷马克及其作品。1929年，化名米诺纳的萨洛莫·弗里德伦德在《西线无战事》出版后不久就抛出谩骂文章《真有埃里希·马里亚·雷马克其人吗？》。1930年，纳粹评论家G·尼克尔在《娱乐与启蒙月刊》上载文，攻击雷马克，并指责他的作品前后矛盾百出。1930年，化名为埃米尔·马里乌斯·雷克瓦克的人模仿雷马克的作品，写出《特洛伊城墙前无战事》一书，说他只想在战争结束后发一大笔财，“成为一个富翁”，让全希腊人都读他的作品，借此讽刺、奚落雷马克及其作品。1976年，B.A. 罗



西线无战事

利撰文嘲弄说：《西线无战事》中“既有苦难，又有色情，又有伤感，这说明雷马克是摸到了大家的胃口的”。1978年，伯纳德·利文在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撰文贬低雷马克，说他连第二流作家资格也没有，并胡言乱语，说《西线无战事》充其量“比写得不错的黄色小说稍微好一些”。

禁也好，焚也好，诋毁、谩骂也好，都无损于雷马克及其作品《西线无战事》在文学上的地位。这部作品的成功，除了它控诉罪恶战争、戳穿纳粹“英雄”神话外，还在于作者描写和渲染的感人的“战友情谊”，以及通篇作品的独特艺术风格，即辛辣的讽刺，感人的抒情，洗练、简洁的文笔，貌似松散、实际环环紧扣的结构，于残酷和恐怖之中穿插欢乐与喜悦情节的布局。因此，《西线无战事》出版后不久在发行量上就成了“古今欧洲书籍的最大成就”。

这本书不是一种控诉，不是一份自白。它只是试图讲述那样一代人，他们纵使逃过了炮弹，最终还是被战争毁灭了。



我们在火线后面九公里的地方待着。昨天我们刚刚换了防；这会儿肚子里都装满了菜豆煮牛肉，大家觉得吃饱了也感到非常满意。每个人甚至留着满满一饭盒的东西可以晚上吃；除此之外，香肠和面包也发了双份。这已经相当好了。这般情形，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：那个长着西红柿一般的脑袋的炊事员只顾劝我们吃；他用长柄勺子招唤着所有走过的人，舀给他满满的一大勺菜肴。他无计可施，不知道如何把他的炖锅及时地清出来。恰登和米勒端着两个脸盆，把它们全部盛满，几乎堆成了小山，作为储备。就恰登来说，这是为满足口腹之欲，而就米勒来说，这是出于谨慎小心。至于恰登的东西到底吃到哪里去了，无人可知。他现在是，而且今后还会是如同一条鲱鱼一般瘦。

更不可思议的是烟也发了双份。每个人十支雪茄，二十支纸烟，还有两块嚼烟；在眼下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了。我拿嚼烟去换卡特辛斯基的纸烟，这样我就一共有四十支纸烟。一天抽抽是没问题的了。

说实话，我们其实没有权利得到这么些让人意外的东西。普鲁士人不可能如此慷慨大方的。如果不是计算错误，我们才捞不到这么多东西呢！

十四天以前，我们迫不得已开到前线去调防。我们那一带



西线无战事

战事非常平静，因此待在后方的军需官为我们保存了规定数量的生活资料，供全连一百五十人撤回时使用。不料正好在最后一天，数量大得吓人的英国重炮和加农炮向我们发起突然袭击，对准我们的阵地一直狂轰猛炸，因此我们遭受了十分惨重的损失，生还的还剩八十几个人。

我们昨天晚上撤离前线，马上安顿下来，首先希望安稳地睡一大觉；因为卡特辛斯基说得很对：只要大家能够多睡一点，这个战争还算过得去。在前线，我们基本上没有睡过什么觉，一连熬了十四天，时间长得我们受不了了。

没等我们第一批人爬出营棚，已经是正午了。半小时后，每个人都拿好自己的饭盒，跑到随军饭堂前排队，有股油腻和滋养丰富的香味从那边飘过来。排在长队最前头的当然是那些最饿的人：小阿尔贝特·克罗普，我们之中脑袋最清楚的思想家，所以只当了个一等兵；米勒第五，他随身还带着学校里的课本，总是幻想着考试，在密集炮火轰击的时候还刻苦地背记着物理学的定理；勒尔，他留着密密的络腮胡子，特别喜爱军官妓院里的窑姐儿；他非常肯定地说，按照军队里的命令，这些窑姐儿都得穿上绸衬衫，而且在接待上尉以上的客人时，事先还得洗得干干净净；第四个便是我本人，保罗·博伊默尔。我们四个人都是十九岁，大伙儿都是从同一个班级里出来，参加战争当志愿兵的。

追随在我们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：恰登，一个瘦骨嶙峋的钳工，年龄和我们差不多，在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。坐下来吃的时候，他身材细如竹杆，可他吃罢了站立起来，却又粗大得如同一只怀孕的臭虫；海伊·韦斯特胡斯，与大家同岁，是个挖泥煤的，他能够轻轻松松把一个配给面包抓在手里，问道：



猜猜看我拳头里抓的是什么东西；德特林，是个农民，他除了田园和妻子，别的什么也不去理会；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·卡特辛斯基，咱们这一伙人的首领，坚强，机灵，狡猾，大约四十岁，有着一张土灰色的脸，一双发着蓝光的眼睛，一副罗锅的肩膀，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，它嗅得出污浊的空气、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工作。

我们这一伙人在炊事房前面站在长队的最前列。我们等得心里已经非常着急了，因为那炊事员一点儿也不知道，一直没来理会我们。

后来，卡特辛斯基忍不住开始喊他了：“赶快把你的舀汤勺子拿出来吧，海因里希！大家都知道菜豆已经煮熟了。”

他睁开惺忪的双眼摇了摇头：“你们先得每个人都到齐了才行。”

恰登吡牙咧嘴地笑了笑：“我们每一个人都呆在这儿了。”

那炊事班军士仍然置之不理。“在你们看来可能都到齐了！可是还有一些人到底又在哪儿呢？”

“他们今天是不会来吃你的东西了！他们要么躺在野战医院，要么是在群葬墓地长眠啦。”

炊事员知道了这个情况，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动摇了。“可我已经煮了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啦。”

克罗普往他腰里推了推说，“那么这一回咱们倒可以饱餐一顿了。来，开饭吧！”

恰登脑中一下子闪出一个念头。他那尖尖的、耗子似的脸蛋立刻精神起来，一双眼睛狡猾地眯缝着，面颊不时地抖动，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小声说道：“按你说来，那么面包你也领来了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了，是吗？”



西线无战事

那炊事班军士傻里傻气、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。

恰登一把拉住他的上衣。“还有香肠呢？”

那西红柿一般的脑瓜又点了点头。

恰登的颞骨开始颤抖着。“纸烟也是一样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所有的都这样。”

恰登立刻精神抖擞。“哎呀，这才叫做走运咧！全是给咱们准备的！每个人都能得到——让我算一算——没错，正好是双份！”

西红柿这才一下子明白过来，说道：“那可不行。”

这会儿我们都很兴奋，呼啦全围了上去。

“那有什么不行的，你这个胡萝卜头？”卡特辛斯基质问道。

“这可是给一百五十个人准备的东西，不能让八十个人给拿走。”

“我们待会儿给你点厉害瞧瞧，”米勒嘀咕着抱怨着。

“饭菜我可不管，但是我只能分发八十个人的份，”西红柿坚持着说。

卡特辛斯基一下子涨红了脸。“这一次你应当宽宏大量点，是不是？你领的不是八十个人的军粮，而是第二连的，这就够啦。你就发给我们算啦！我们正是第二连嘛。”

我们动手推搡那个家伙。谁对这个人没有好感，有过好多次，都因为他的错，饭菜送到我们战壕里经常很迟了，而且都凉了，因为在炮火底下，他不肯把锅子移得近些，所以我们那些送菜的人都必须比别的连队多跑好一程路。现在，第一连的布尔克倒是个比较好的小伙子。他虽然胖得像只冬天的土拨鼠，可是一到关键时刻，他甚至会吧锅子一直抬到最前面的火



线上来。

我们正好都怀着这种毫无疑问的情绪，若不是我们的连长到来，一定会发生一场骚乱。他问清了事情的原委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是的，我们昨天损失非常惨重。”

随后，他朝那锅子看了看。“这些菜豆看样子还挺不错的。”

西红柿点点头。“是用大油跟肉一起煮的。”

那少尉瞅着我们。他非常了解我们的心思。而且他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，因为他到连队来的时候只不过是军士，后来从我们行伍中间升上来的。他揭开大铁锅的盖子，嗅了一下。于是他一边往前走去，一边嘱咐道：“给我送一满盘来。把所有的饭菜全都分发完。我们是用得着的。”

西红柿的脸上显得一片茫然。恰登在他周围手舞足蹈起来了。

“这一点都不破费你的东西！倒像军需处储藏的东西全属于他私人似的。现在开始给大家分吧，你这个爱吃肥肉的家伙，可你最好别数错了。”

“你这个该上绞架的！”西红柿愤怒地吼叫着。他已经垮掉了；每逢事情弄得他难以理解的时候，他就干脆认输。好像为了要表示一切对他都毫无关系，他还主动地给每个人多发了半磅人造蜜。

*

*

*

今天真有点不可思议。甚至邮件也送来了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两封信和报纸。我们闲逛到营棚后面的草地上。克罗普的胳膊底下挟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。

草地右边，建起了一座很大的公共厕所，带着屋顶，结构



西线无战事

也很坚固。不过这是给新入伍的士兵们用的，他们依然没怎么学会如何尽量利用随便哪一件偶尔碰上的东西。我们却需要更好的处所。周围都放着一只只矮小的、单独的箱子，就是为了那个用途。这些箱子是方形的，非常洁净，四边都用木板围着，座位舒适得无可挑剔。边上还有把手，可以随意搬动。

我们搬来了三只，正好圈成一个圆形，大家非常舒坦地坐下了。这一坐就是两个小时，我们才站起来。

我很清楚记得，当初我们在营房里当新兵，不得不用公共厕所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非常不自然。厕所没有门，二十个人并排坐着，仿佛在火车车厢里一般。就这个样子一切都尽收眼底；原来当小兵的必须每时每刻有人监视。

这期间，我们学会了不再拘于小节。到后来，比这还要糟得多的事情我们也毫不在乎了。

虽然这儿是在露天，上厕所却完全是一种享受。我再也无法理解，我们以往对这类事情为何一定要觉得害臊，其实，它们是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。若不是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那么重要的作用，而我们偏偏又觉得那么新奇，我们对它们也许不会特别注意；对其他人而言，它们早已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

对士兵说来胃和肠这些器官比对别的人可要亲密得多。他的词语，四分之三都是来自这些地方，不仅在表达最大的喜悦，而且还表达着他们最深的愤怒，在这儿都能找到一种强烈的韵味。要表达得这样贴切，这样淋漓尽致，用任何别的方式都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回到家里去，家里人和老师们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，然而此时此地，这却是一种通用的语言。

强制地摊摆出来，已经使这些个事情在我们心目中再次展



现了它们那纯洁的性质。而且，它们本来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，舒舒服服地解决一下，正像玩纸牌时候拿到一手稳赢的同花顺次一样获得无比的快乐。胡诌出“茅坑传闻”这个词儿，并非没道理；这些场所原是部队里的流言制造所和公共休息室咧。

我们认为在这样场景比在任何铺着白瓷砖的豪华厕所都好。在那儿，只能说是干净整洁；可在这里，却是美妙。

此时简直是天地悠闲无虑的时刻。我们头顶上是一片蓝天。天边悬浮着浅黄色的、给阳光照亮的侦察气球，以及高射炮弹散发出来的烟雾形成团团白影。有时候跟踪追击一架飞机，那么这些烟雾就像稻束一样紧随上去。

我们模糊听到前线那沉闷的隆隆声，就像来自十分遥远的雷鸣。野蜂嗡嗡地飞过，就把这种声音吞没掉了。

在我们周围，伸展着一片四处野花绽放的草地。青草摇摆着细嫩的散穗花序，白蝴蝶翩翩翻飞，漂游在残夏那柔和的暖风上面。我们读着信，看着报，烟不离手。我们摘下了军帽，把它们放在身边。轻风拂动着我们的头发，它也拨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。

三口箱子就搁在那光闪闪、红艳艳的野罂粟花丛之中。

我们把那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腿上。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非常不错的玩纸牌的桌子。克罗普身边带着一副纸牌。每打完一回三个人玩的牌局，就插进一次两个人玩的牌戏。大家能够长时间呆下去。

一只手风琴的乐声从营棚那边远远传过来。我们不时地放下纸牌，朝周围张望。一个人会说：“孩子们，孩子们……”或者说：“那一回可真是死里逃生咧……”于是我们便沉默了